



冷

香

谷

远
方
出
版
社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忆文作品集

中

冷

香

谷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于一凡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

目

录

(冷 香 谷)

- | | | | |
|------|------|-------|-------|
| 第十章 | 倩女罗刹 | ----- | (396) |
| 第十一章 | 雌雄双剑 | ----- | (432) |
| 第十二章 | 深入险地 | ----- | (485) |
| 第十三章 | 夜探崆峒 | ----- | (521) |
| 第十四章 | 多情玫瑰 | ----- | (567) |
| 第十五章 | 五毒姥姥 | ----- | (602) |
| 第十六章 | 万蛇噬身 | ----- | (638) |
| 第十七章 | 冰川女侠 | ----- | (672) |

看看到达那片广大宅院，皇甫慧和欧阳紫的身法丝毫未减，竟沿着树林上端，继续向后驰去。

蓝天鹏也不问，只是默默的跟着飞驰，但仔细打量那片广院，中央同样的有座大厅，厅后崇楼丽阁，仅傍院就有十数座之多。

打量间，前面的皇甫慧，突然斜飞而下——

蓝天鹏急忙回头，星目不由一亮——

只见眼前，竟是一片依照后谷天然形势而建筑的大花园。

花园中有假山、迴池、朱桥、小亭、中央一座小型观花亭，在修篁翠松中，分别建有两座富丽长阁，阁与阁之间，观花厅与丽阁之间，均有书廊迴曲相连，园中迴池，穿流其上，而花园的四周，都站有劲衣背剑的女警卫。

蓝天鹏看了这情形，断定已到了皇甫慧和欧阳紫的深闺禁地。

打量间，三人已到了一处月形圆门，两名女警卫，同时躬身施礼。

皇甫慧立即望着一名女警卫，沉声说：“请蓝少谷主花厅待茶！”

说罢，身形不停，急步走进画廊，迳向深处走去。

欧阳紫急忙回头看了停身发愣的蓝天鹏一眼，也匆匆跟着皇甫慧走去。

蓝天鹏听到要他去花厅等候，并不觉得有何不对，他当然不能跟随皇甫慧和欧阳紫进入她们的深闺。

但是，一见欧阳紫回头惊慌的回头一看，他才突然警觉情形有些不对，看情形，这位大师姊似乎在生气。

心念未毕，那位女警卫已向他微一躬身，说：“蓝少谷主请！”

蓝天鹏一定神，只见立在身前的俏丽女警卫，正以神秘的目

光望着他，樱唇含着娇笑，只得颌首一笑，举步往前走去。

女警卫一见，立即加快步子在引导。

进入月形圆门，不走长廊，迳向中央小桥走去。

走过小桥时，只见迴池中，水清见底，绿藻飘动，水流徐徐，没有看清是否有鱼。

绕过假山，即是一片盆栽花圃，俱有各地名种，花厅就在花圃的尽头。

由假山至观花厅前，有道宽约三尺而以各色卵石铺成的甬道，上面嵌成各种花卉，十分别致。

蓝天鹏看了，对于这座禁区花园，在建筑和设计上，皇甫慧和欧阳紫，必须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观花厅四面皆是落地花窗，仅前门开着，左右各有一个小间。

蓝天鹏随着女警卫登上厅阶，向内一看，神情不由一呆！

因为厅内正有一人低头在那里缓缓踱步——这人正是伪扮皇甫慧妻子的“双剑飘红”余玉屏的！

“双剑飘红”见厅外有人进来，本能的抬头看一眼，一看之下，娇靥一红，脱口一声轻啊，神情也随之一呆。

但她却强自一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蓝少谷主，请里面坐！”

蓝天鹏也强自一笑举步走进厅内。

引导来的女警卫，立即向着“双剑飘红”，躬身说：“启禀金堂主，小婢奉大龙头之命，恭引蓝少谷主来此……”

话未说完，“双剑飘红”已挥着手说：“你去吧，蓝少谷主由我接待！”

女警卫一听，躬身应了声是，转身走去。

“双剑飘红”再向蓝天鹏一肃手，说：“蓝少谷主请坐！”

蓝天鹏谦和的颌首称谢，迳自坐在上首椅上，“双剑飘红”

却坐在一侧的一张漆凳上相陪。

左间小室内，早已走出一名侍女，奉着两杯香茗走来。

“双剑飘红”一等侍女放下香茶离去后，立即为难的说：“蓝少谷主，请您原谅我有不得已之处……”

蓝天鹏一听立即谦和一笑说：“金女侠……”

话刚开口，“双剑飘红”已插言说：“在龙凤会中没有‘女侠’这个称呼，我是龙凤会内三堂的首席堂主，职掌‘红鸾堂’，蓝少谷主可呼我金堂主好了！”

蓝天鹏一听，只得改口说：“金堂主，在下有一事不明，希望你能见告！”

“双剑飘红”微略一蹙柳眉说：“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蓝天鹏不解地问：“我这两位师姊，为何要故弄玄虚，费尽手脚，还女着男装……”

话未说完，“双剑飘红”已笑着说：“女着男装，是时下武林时兴的事，主要的原因是减少许多无谓的麻烦，早在一两年前，我们两位龙头外出，即已穿着男装，少谷主可仔细想一想，是否还有其他少年也穿男装？”

蓝天鹏一听，顿时想到了兰香姬，但他不便说明，只得含糊的说：“以前我没注意，今后留心一点就是了。”

“双剑飘红”一听，突然神秘的哑然笑了。

蓝天鹏心中有鬼，深怕“双剑飘红”已看出他早已知道兰香姬身着男装的事，俊面不由一红赶紧岔开话题说：“在下还有一事不明，也请一并见告！”

“双剑飘红”立即笑着说：“少谷主有话尽管问，请不要客气！”

蓝天鹏只得一笑说：“早晨那家小饭铺……”

话刚开口，“双剑飘红”已笑着说：“那是本会的眼线站，那位为你端烩饼的人，就是负责渡口的一位香主。”

蓝天鹏一听，立即恍然似有所悟的说：“这么说，我的行动，全在你们监视之下了！”

“双剑飘红”颌首一笑说：“那是当然，不过你离开天台山，并没有经天台县城，却在第二天的清晨直接到达渡口，这一段的行程，却一直没有发现你的行踪，我们欧阳姑娘，也急急下山追赶，也没有追上你，稍时两位姑娘准会盘问你！”

蓝天鹏听得心头一震，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看方才皇甫师妹不开心的样子，也许与此事有关。

“双剑飘红”见蓝天鹏不语，心知有异，不由关切的问：“你方才和两位姑娘较技的结果怎样？”

蓝天鹏有些懊恼的说：“当时我的确不知道是欧阳师妹……再说，我也不知道还有个皇甫师妹！”

“双剑飘红”立即接口说：“你赢了是不是？”

蓝天鹏一听，立即有些不安的点点头。

“双剑飘红”却毫不为意的说：“你能用同一套剑法胜了她们两人，她们自然暗中心喜！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担心，而且，你的功力深厚……”

蓝天鹏一听“同一套剑法”，心中愈加不安了，不由插言说：“可是……”

话刚开口，厅外已走进一个妙龄而标致的侍女

蓝天鹏一见，立即住口，而“双剑飘红”也不敢继续说了。

标致侍女走进厅内，面向蓝天鹏敛衽一福，恭声说：“两位龙头，有请蓝少谷主。”

蓝天鹏一听，只得起身吩咐说：“前头带路！”

侍女恭声应是，转身走向厅外。

蓝天鹏虽然起身，但没有要走的意思。

“双剑飘红”一见，立即宽声说：“快去吧，有什么困难，去‘红鸾堂’找我，要不就去找老慕德！”

蓝天鹏听得心中一动，不由急声问：“老慕德也在此地吗？”

“双剑飘红”立即笑着说：“他是外在堂的首席堂主，掌理‘玉彪堂’。”

说罢，又指指厅外，笑着说：“快去吧！‘夏绿’还在那里等你！”

蓝天鹏转首向厅外一看，那个标致侍女，果然等在厅外，只得向“双剑飘红”挥个‘回头见’的手势，大步走出厅来。

于是，“夏绿”在前引导，蓝天鹏则跟在身后，两人沿着园中迴廊，迳向靠近花厅的长阁走去。

蓝天鹏觑目看一眼“夏绿”，乌溜溜的一对大眼，弯弯的眉，挺直的鼻子，小巧的嘴，一看就知道是个精灵的丫头。

有心问她一两句有关皇甫慧和欧阳紫现在作什么，又怕问不对题反而惹来是非，因为这个“夏绿”，极可能是两位师姊的心腹使女。

心念间，已到了长阁下，两名红衣劲装背剑的女警卫，分别站在阁门两旁。

蓝天鹏随着“夏绿”迳自登阶直入。

两名红衣女警卫，立即躬身行礼。

蓝天鹏进入阁门一看，阁厅内陈设讲究，书香幽雅，漆几亮桌，壁悬字画，阁厅一角，分别放着两盆鲜花。

一张特大绒毯，铺满了长长阁厅，两端尚置有琴几棋坪，这座设置不俗的阁厅，显然是供游乐之用。

打量间，“夏绿”已立在梯口，肃立低声说：“少谷主，请上去吧，两位小姐都在上面恭候您！”

蓝天鹏一听，知道指的是皇甫慧和欧阳紫，但他对有的称小姐，有的称姑娘，有的称龙头，却感到十分迷惑。

心中虽然如此想，但却没有问，沿着铺有绒毯的楼梯，迳向阁楼上走去。

方自登了数级，上面楼口，突然现出一个身穿水紫衣衫的美丽侍女，同时，敛衽恭声说：“少谷主请上，我家两位小姐正在恭候您！”

蓝天鹏颌首会意，迳自登上阁楼！

一上阁楼梯口，便有丝丝特异而清优的香气扑来！

蓝天鹏游目一看，左是一座横置锦屏，右是一间房间，由于室门垂着锦帘，看不见里面的陈设布置。

打量间，侍女已躬身低声说：“两位小姐在翠屏东间！”

蓝天鹏一听，只得转身向翠屏走去。

绕过翠屏一看，蓝天鹏的双目不由一亮……

只见屏后一色银白，地铺白绒毯，但室内的陈设，又多是淡金色，皇甫慧和欧阳紫，刻意换装打扮后，分别坐在一个金色的茶几的旁边，在两人的身下，都有扶臂锦垫，而一面空闲的锦垫想必是为蓝天鹏而设的。

皇甫慧秀发高挽，上插飞凤含珠金簪，鬓角尚缀了一排粉色细玉碎花，内穿米黄薄绫罗衫，外罩锦缎无袖长儒，美艳无俦，宛如下凡的仙女，和她男装时，判若两人，迥然不同，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她那张冷若冰霜的娇靥。

欧阳紫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意，她依然穿着淡紫罗衫，外罩紫缎长儒，但她的娇靥，容光焕发，显然也曾刻意化妆过。

蓝天鹏见两人都是满腹怒火的样子，心中自然明白两人都是为了那几招玄奥剑招的事。

由于两女都是师姊，只得恭谨的走至近前，躬身一揖，说：“小弟天鹏，这厢给两位师姊行礼了！”

皇甫慧依然以秋水般的明眸盯着他，理也不理，欧阳紫却沉声说：“大师姊有话问你，那是你的位置，你坐下吧！”

说着，指了指一旁的锦绣垫了。

蓝天鹏小心的应了声是，谨慎的坐在绣垫上。

同时，微一欠身，谦和的说：“两位师姊有话请吩咐吧！”

欧阳紫首先看了皇甫慧一眼，才望着蓝天鹏，意含责难的问：“你下崖之后，我也回去取了宝剑衣物紧追，不知怎的，直追到天台城北的三叉路口，依然没追上你……”

蓝天鹏赶紧解释说：“小弟心急赶路，没有穿城而过！”

皇甫慧立即忿忿的说：“我和金堂主就守在三叉路口的暗处，不管你向右绕或是向左绕，都逃不过金堂主和我的监视……”

蓝天鹏听得心中一动，立即企图岔开话题说：“奇怪，小弟下山，完全临时决定，皇甫姊姊是怎么知道的？”

皇甫慧立即沉声说：“你一下山，我就接到紫妹妹的信鸽，但是，你却害我苦等了三四个时辰，喝饱了西北风！”

蓝天鹏一听，不自觉的笑了，同时，含笑说：“姊姊既然知道小弟一定会到括苍山来，何必还在三叉路口等？”

皇甫慧立即嗔声说：“谁敢保证你会前此地？”

蓝天鹏见已岔开话题，心中暗自高兴，不由一摊双手笑着说：“我这不是来了吗？而且，还面对着两位姊姊呢！”

欧阳紫突然插言说：“我们现在不谈这些，我们只问你下山之后去了哪里？大师姊为何没有在三叉路口等到你？”

蓝天鹏一听，只得说：“小弟心急早日到达此地，所以施展轻功，飞驰绕城而过……”

欧阳紫一听，立即不信的说：“午后田中尚有农人工作，难道你不怕惊世骇俗？”

蓝天鹏自觉语塞，只得无可奈何的说：“两位姊姊不信，小弟还有什么话好说。”

皇甫慧立即迷惑的问：“如果你一下天台山就展开轻功飞驰，以你的轻功造诣，应该在昨天定更时分到达渡口，为何今天黎明始到？”

蓝天鹏一听，只得解释说：“因为小弟经过‘天聪庄’外，

遇见崆峒派的门人，招式下流，欺负一个绿衣女子，小弟路见不平，将其惊走，老庄主‘雁翎刀’坚留小弟吃酒……”

欧阳紫脱口问：“这是什么时候？”

蓝天鹏由于想着当时情景，因而未加思索的说：“大概定更以后！”

话一出口，顿时惊觉不对，再想改口已来不及了！

果然，皇甫慧和欧阳紫两人的娇靥同时一沉，娇哼一声，嗔声说：“由天台山南麓到‘天聪庄’也不过二十里地，你展开轻功越野飞行，居然跑到定更以后，这话谁相信？”

蓝天鹏自觉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只得委屈的说：“反正小弟是那时候到的！”

欧阳紫有些妒意的说：“如果你不是六神无主，便是有些昏头转向，这中间至少有一个多时辰你没有坦白的说出来！”

皇甫慧索性坦白的说：“鹏弟弟，你那几招玄奥剑式是哪里学来？”

蓝天鹏一听，果然是为那几招剑式，但他知道欧阳紫曾和兰香姬交过手，自然知道剑式的来源。

于是，心中一动，立即兴奋的说：“这是小弟和‘厉山双魔’动手时，默察出来的一两招剑式……”

话未说完，皇甫慧已气得嗔声说：“你方才施展的那几招剑法是‘广成子’前辈遗留下来的旷古绝学，我早在一个月前已经领教过了，但说要胜过‘金刚降魔定录’上的降魔剑法，仍差一筹，如你不信，我们现可甄别一下！”

说罢起身望着屏外，清脆的高声说：“春红，叫‘夏绿’把我的剑拿来，你来把茶几拿开！”

蓝天鹏一听，顿时慌了，他确没有想到这位大师姊的脾气，竟是如此的厉害，只得急忙起身，惶声说：“皇甫师姊，我知道她的剑术不如你……”

皇甫慧一听“她”，妒火愈炽，几乎是和欧阳紫，同时急声问：“她是谁？”

蓝天鹏一定神，急忙解释说：“他们自然是‘厉山双魔’呀！”

皇甫慧见蓝天鹏一直不敢坦诚说出来，芳心愈加不是滋味，因而嗔声说：“这些都是骗人的话，‘玉虚上人’将广成子的秘笈只传了两个人，一个是‘了因’，一个是‘玉虚’的俗家族中的么妹兰香姬，‘了因’现在坐关，你总不会说是由‘了因’处观察得来的吧？”

蓝天鹏见皇甫慧明知而故问，心中也不禁有气，但对方两人都是师妹，绝对不能失礼得罪，因而，只得懊恼的说：“在谁那里观察来，又有什么关系？两位师妹……”

话未说完，欧阳紫已脱口说：“这关系我和慧姊姊的……”

“紫妹妹！”

欧阳紫一听，娇靥顿时涨得通红，直达耳后，立即住口不说了。

蓝天鹏看得有些莫明其妙，只得坦诚的说：“小弟不说的原因，实在是为两位姊姊好！”

欧阳紫立即沉声问：“好什么？”

蓝天鹏愉快的一笑说：“当然是怕两位姊姊生气！”

岂知，皇甫慧和欧阳紫一听，非但不消气感激，反而气得娇靥铁青，两女对着看一眼，由欧阳紫忿声说：“慧姊姊，我看只有命老慕德去请娘来了！”

蓝天鹏一听，大吃一惊，不由慌得急声说：“这怎么可以，些许小事，何必去请伯母？”

欧阳紫一听，立即忿忿的说：“这等大事还说是小事呀？”

蓝天鹏误以为两女怀疑他将“降魔剑法”中的招式也传给了兰香姬，是以，急忙解释说：“小弟敢对天明誓，我只有方才和

两位姊姊较技时，才撤出剑来……”

皇甫慧最富心机，急忙插言问：“那几招‘广成子’的剑式，你是由哪里学的？”

蓝天鹏也顺口：“那是兰香姬……”

“兰香姬”三字一出口，突然警觉倏然住口不说了！

欧阳紫一听，不由妒火中烧，脱口怒声说：“果然是她，哼，能够把旷古凌今的绝学私下相授，你们两人的情感到了什么程度，不必问，想也想得出了！”

蓝天鹏一听，不由有些生气的解释说：“哎呀，欧阳师姊说到这里去了……”

皇甫慧在旁立即酸溜溜的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怎的学会了广成了的剑法的？”

蓝天鹏懊恼的叹口气，说：“是她和……”

话刚开口，欧阳紫已讥声辩：“她是谁呀？……叫得这么亲热！”

蓝天鹏听得一愣，这时才突然警觉皇甫慧和欧阳紫已超出了师姊关怀师门剑式外泄的范围！

此时的蓝天鹏，已了解一些男女私情方面的玄妙情形，这时一听欧阳紫的话意，显然是在妒嫉！

当他想通了这一问题时，心中一惊，顿时想起表姐萧琼华，不自觉的急声问：“两位师姐该不会……？”

话一出口，才惊觉这话很难率直的当面说出来，因而住口不说了。

皇甫慧见蓝天鹏神情有异，不由关切的问：“该不会怎样？”

蓝天鹏略微迟疑，只得改口说：“我知道两位师姊最关必的是小弟是否将剑式外泄的问题，现在小弟索性将全般经过说出来！”

说着，反面肃手一指皇甫慧的锦垫，说：“皇甫师姊请坐下

来!”

说罢，一等皇甫慧坐下，自己也坐下来，于是，继续说：“我拜别欧阳伯母，直达山下后，本来是准备直奔天台城的，但是，刚刚到达官道上，便遇见了兰香姬……”

欧阳紫一听，立即迷惑的说：“奇怪，我和慧姊姊怎的没有发现你们？”

蓝天鹏只得将进入树林，饮酒叙谈，后来骑严七的马，经过“天聪庄”惊走“厉山双魔”的从仆胡虎，后来又和“厉山双魔”交手的事说了一遍！

当蓝天鹏说到兰香姬与“厉山双魔”交手，久战不下，而仅以玄奥剑式逼退对方两人时，欧阳紫不由冷冷一笑说：“这就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是和厉山兄弟相斗，实则是暗中私授剑式，她的居心，呆子也会看得出！”

蓝天鹏智慧虽高，但他却不喜心机，因而解释说：“‘厉山双魔’曾跟随‘玉虚上人’学剑多年了，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些亲戚关系，兰香姬自是不便下手杀他们两人……”

皇甫慧觉得有些不合理，因而插言说：“既然不忍杀害，就该击落他们的兵器，出言警告，何心苦缠久斗使尽了所会的绝招？”

欧阳紫也接口说：“不错，方才你突然换了剑式，使我大感意外，据我看，你连环用的剑招，至少四式以上，如果是逼退她那两个亲戚，有一两招足够了！”

蓝天鹏被问得语塞，只得强自笑一笑，摇摇头说：“那……那小弟就知道了。”

欧阳紫轻蔑的哼了一声，正待说什么，皇甫慧已递给她一个眼神，继续望着蓝天鹏说：“后来她是怎么将‘厉山双魔’打跑了的？”

蓝天鹏只得说：“小弟见兰香姬久战不下，小弟就替她接下

来了！”

皇甫慧一听，不由迷惑的问：“你不是说，你自下山第一次亮剑吗？”

蓝天鹏冷冷一笑，说：“对付那样丑恶的人，小弟怕沾污了师伯的宝剑！”

皇甫慧和欧阳紫听得神色一变，不由同时急声问：“你是双掌对付‘玉虚上人’亲传的两名弟子？”

蓝天鹏神情凝重的说：“我不但对付了‘厉山双魔’，还掌毙了他们两人！”

皇甫慧和欧阳紫两人一听，脱口一声轻啊，同时惊呆了，久久皇甫慧才急声说：“你用飞叉杀死了两名崆峒派的道人又掌伤了‘松云’老道，这笔帐你还没有和崆峒派结清，如今你又杀了‘玉虚’的两个亲传弟子……”

蓝天鹏冷冷一笑，说：“玉虚老道早已恨透了厉山兄弟，久已有意除去……”

欧阳紫一听，不由生气的说：“崆峒派势力遍及大江南北，如果‘玉虚上人’真的有意将‘厉山双魔除去，莫说他们两人，就是二十人也早被除掉了！”

皇甫慧也在旁埋怨说：“要杀，兰香姬早已下手了，何必等你去杀？”

欧阳紫突然似有所悟的说：“是呀，鹏弟弟，你中了兰香姬的借刀之计了！”

蓝天鹏一听，不自觉的脱口辩护说：“她绝对不会用计害我……”

皇甫慧和欧阳紫一听，妒火再起，几乎是同时怒声说：“你怎的知道她不会？”

蓝天鹏见皇甫慧两人，一再地为兰香姬动怒，不由得也生气的说：“她离开我时，我们曾经约定好，我来‘龙凤会’，她去崆

崂山，并面见‘玉虚上人’，力劝对方收敛野心，下柬约我前去会谈！”

欧阳紫一听，立即肯定的说：“那是陷阱，等着你自己跳进去！”

蓝天鹏觉得皇甫慧两人，特别厌恶兰香姬，因为又惹起他抱不平的天性和倔强的个性，是以也忿忿的说：“即使是陷阱，我也要去试一试！”

说罢起身，竟向翠屏走去。

欧阳紫一见，先是一呆，接着珠泪夺眶而出。

皇甫慧也倏然起身，怒声说：“站住！”

蓝天鹏一听，只得停身止步，当他回身看到娇靥上挂满了泪珠的欧阳紫时，他立即惭愧的低下了头。

皇甫慧虽见蓝天鹏已有悔意，但仍沉声说：“自己师姊说的话，一句也听不进耳里，而仅和你见过一面的女孩子，你却言听计从，甚至奉献上你的生命！”

蓝天鹏自觉没有看错兰香姬的为人和心地，因而，仍要为她辩护，正待说什么，那个身穿水紫的侍女，突然由屏外神色紧张的跑进来。

紫衣侍女一见皇甫慧，立即慌张的说：“两位小姐，总堂主现在阁门外，他说请两位小姐快去密议室谈话！”

一听“密议室”，皇甫慧和欧阳紫的娇靥同时一变，不由急声问：“总堂主还有没有怎么说呢？”

紫衣侍妹见问，竟偷偷向着蓝天鹏呖了呖小嘴，而这个动作，也恰被皇甫慧看到！皇甫慧何等聪明，自然也看到蓝天鹏发现“春红”撇嘴了，是以，娇靥一沉，急忙斥声说：“春红，蓝少谷主是我的师门弟弟，有什么话不可讲？你去告诉郭堂主……”

话未说完，春红已委屈的说：“不是的，小姐，是郭堂主说